

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隔离 ——基于浙江省的分析

姚先国，瞿 晶，钱雪亚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 本文运用 2000 年浙江省人口普查数据, 结合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 从职业隔离的角度验证了浙江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与地域分割, 其中职业获得的城乡分割表现在农业与非农户口劳动力之间, 而地域分割主要表现在省外与省内劳动力之间; 非农本地劳动力与其他五类劳动力之间存在具有“分割梯度效应”的职业隔离。

关键词: 城乡分割; 地域分割; 职业隔离; 分割梯度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09) 01-0041-05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Zhejiang Province

YAO Xian guo, QU Jing, QIAN Xue ya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second agricultural census data,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e existence of urban and rural division and geographical division at labor market of Zhej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 segregation by using census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2000, of which the divis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isted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non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geographic division mainly existed between labor force in and outside the province; the “segregate gradient effect” of local non agricultural exists between labor force and the other five categories of labor.

Keywords: urban rural segmentation; geographic segmentation;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segregate gradient effect

一、引言

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因素对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就业分布有着重要影响。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本质上比发达国家更具有制度性特征。随着 1978 年后的改革开放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更趋于市场化。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以户籍为载体的城乡分割和地域分割依然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①。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行了实证研究: 如从一二级市场教

收稿日期: 2008-07-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 (06jzd0014)

作者简介: 姚先国 (1953-), 湖南华容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
管理、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① 城乡分割、地域分割分别指劳动力市场由户口类型、户口登记地等户籍因素导致的制度性分割。

育回报率不同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1~4]；从劳动力在正规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机制的角度对市场分割进行描述^[5,6]；从工资分解的角度定量描述由户籍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7~9]；从不同所有制单位劳动者收入差异的角度研究部门分割^[10~12]。

但许多研究都忽略了户籍对劳动力职业选择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其工资差异的 60% 是由职业隔离导致的^[13]，因此职业隔离是研究城乡分割、地域分割的一个重要视角^①。本文在借鉴上述实证文章基础之上，首次运用浙江省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定量研究城乡分割与地域分割对不同户籍身份劳动力职业选择的影响。

二、数据与实证方法

(一) 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 2000 年浙江省人口普查 15% 的抽样数据^②，同时结合运用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以“何时来本乡镇街道居住”、“户口登记状况”、“户口性质”这三项普查登记将劳动力划分为六类：拥有非农县外省内户口的劳动力（简称非农县外省内劳动力，下同）、农业县外省内劳动力、非农本地劳动力^③、农业本地劳动力、非农省外劳动力、农业省外劳动力。上述六类劳动力都包括了失去工作且正在找工作的人，但没有包括那些省外流入且离开原户口登记地不满半年的劳动力，观测样本总数为 340821 人。

从劳动力职业获得的角度看：

(1) 从表 1 可知，非农本地、非农省外与非农县外省内劳动力中拥有白领职业的所占比重分别是 43.8%、25.6% 与 38.7%；有超过 90% 的农业本地、农业县外省内、农业省外劳动力其职业集中在蓝领职业。(2) 从表 2 可知，非农本地与非农县外省内劳动力前五大职业中有三类相同的白领职业，分别是行政业务人员、会计人员、企业负责人；非农省外劳动力其职业主要集中在商业零售服务业，分别是营业人员、推销展销人员以及餐厅服务人员；而农业本地、农业县外省内、农业省外劳动力其职业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类，其中有超过 6% 的农业省外劳动力从事简单体力劳动。(3) 所以若单从数据描述看，在白领职业获得上，农业省外劳动力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而非农本地与非农县外省内劳动力则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表 1 2000 年浙江省人口普查数据描述

	非农 本地	农业 本地	非农 省外	农业 省外	非农县 外省内	农业县 外省内
年龄						
15~ 35 岁	41073	103029	2298	39110	2118	11647
36~ 60 岁	48172	81363	687	5282	1036	4696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9914	165351	1266	41545	1160	13860
高中、中专	31085	18667	1037	2740	1245	2357
大专及以上	18246	644	722	107	749	126
居住时间						
1 年以下含 1 年	3478	3523	1190	23600	677	5162
1 至 5 年含 5 年	15162	12288	1508	17947	1551	7739
5 年以上	70605	168851	327	2845	926	3442
职业分布						
白领	39063	14974	773	653	1222	1231
蓝领	50182	169688	2252	43739	3115	15112
观测数	89245	184662	3025	44392	3154	16343

(二) 实证方法

本文以 Logit 模型为基础，从职业隔离的角度验证浙江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与地域分割，以及定量测度职业隔离的程度。模型简化形式如下^④：

① 职业隔离是指在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之间白领职业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白领是指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蓝领是指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下同。
② 以调查小区为单位，随机抽取 15% 小区构成样本人口。
③ “本地”指本县（市、区），下同。
④ Jeffrey M. Wooldridge.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12- 521.

$P(y = 1 | X) = \exp(X\beta) / [1 + \exp(X\beta)]$

其中, y 为职业: 白领与蓝领职业 (赋值为 1)。 X 为一组对 $P(y = 1)$ 有影响的自变量: 性别、年龄、居住时间^①、受教育程度、配偶、地区经济发达程度^②。取虚拟变量男性 = 1、有配偶 = 1、浙江人均 GDP 平均水平之上 = 1; 许多学者将年龄作为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 所以模型中还加入了年龄的平方项; 小学以下, 小学、初中、高中 (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 赋值为 {3, 6, 9, 12, 14, 16}; 从出生一直居住在本乡镇街道, 1995 年 10 月 31 日前, 1995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赋值为 {7, 6, 5, 4, 3, 2, 1}。 β 为这些自变量的系数; 若 β 为正, 则该变量对选择白领职业有正的影响, 反之则相反。

表 2 分人群前五大职业

	非农本地		农业本地		非农省外		%
营业人员	11.3		营业人员	11.7	营业人员	9.5	
行政业务	7.0		裁剪缝纫	7.1	推销展销	6.9	
会计人员	5.6		砌筑人员	4.5	机械冷加工	3.9	
公路运输设备操作	4.0		织造人员	4.4	餐厅服务	3.3	
企业负责人	3.4		机械冷加工	4.4	企业负责人	2.9	
	农业省外		非农县外省内		农业县外省内		
机械冷加工	7.8		营业人员	12.1	营业人员	17.6	
鞋帽制作	7.2		推销展销	5.9	裁剪缝纫	6.6	
裁剪缝纫	7.1		行政业务	5.1	简单体力	3.4	
简单体力	6.2		会计人员	4.8	砌筑人员	3.0	
机械热加工	4.2		企业负责人	4.7	装饰装修	3.0	

运用极大似然法分别估计非农本地等六类劳动力职业选择的回归方程, 并检验这六类回归方程两两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③。检验结果表明六类回归方程两两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 因此本文可以将劳动力分六类分别进行回归^④。

其后, 我们用如下方法验证城乡分割、地域分割和测度职业隔离程度。

任取 K ($K = 1, \dots, 6$) 类劳动力中的两类, 设为 U 类 (N 个观测数) 与 V 类 (M 个观测数), 对于 U 、 V 两类劳动力, 其白领职业的平均预测概率是:

$$\bar{P}_{us}(y = 1 | X_{us}) = \frac{1}{N} \sum_{s=1}^N \exp(X_{us}\beta_u) / [1 + \exp(X_{us}\beta_u)]$$

$$\bar{P}_{vt}(y = 1 | X_{vt}) = \frac{1}{M} \sum_{t=1}^M \exp(X_{vt}\beta_v) / [1 + \exp(X_{vt}\beta_v)]$$

其中, s 、 t 分别表示 U 类、 V 类劳动力的第 s 与第 t 个观测样本。

如果 U 类劳动力在白领职业上获得与 V 类劳动力同等的对待, 则 U 类劳动力获得白领职业的机会应为 $\bar{P}_{vt}$:

$$\bar{P}'_{us}(y = 1 | X_{us}) = \frac{1}{N} \sum_{s=1}^N \exp(X_{us}\beta_v) / [1 + \exp(X_{us}\beta_v)]$$

类似地, 如果 V 类劳动力在白领职业上获得与 U 类劳动力同等的对待, 则 V 类劳动力获得白领职业的机会应为 $\bar{P}'_{vt}$:

$$\bar{P}'_{vt}(y = 1 | X_{vt}) = \frac{1}{M} \sum_{t=1}^M \exp(X_{vt}\beta_u) / [1 + \exp(X_{vt}\beta_u)]$$

记 $L_1 = \bar{P}'_{us}(y = 1 | X_{us}) - \bar{P}_{us}(y = 1 | X_{us})$; $L_2 = \bar{P}'_{vt}(y = 1 | X_{vt}) - \bar{P}_{vt}(y = 1 | X_{vt})$

则 $Q = \frac{|L_1| + |L_2|}{2} * 100\%$

因为 Q 值仅取决于两类劳动力的户口类型和户口登记地差异, 因此它近似地反映了城乡和地域分割的结果, 可以作为验证存在城乡分割与地域分割的标志。同时 Q 值反映了 U 、 V 两类

① 居住时间是序数变量, 与职业信息获得、人际网络等因素紧密相连, 会影响到劳动者的职业选择。
 ② 地区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对劳动者职业选择有重要影响, 而地区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与当地经济发达程度高度相关, 因此将人均 GDP 作为地区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的代理变量。
 ③ 运用似然比检验, 主要思想是在回归方程中添加虚拟变量与自变量的交叉项, 详细见①: 221~ 223, 516~ 517。
 ④ 限于篇幅, 回归结果与检验结果不再列出, 如有需要, 请向作者索取。

劳动力在获得白领职业机会上的差异程度， 本文以此测度职业隔离程度。

三、实证结果

1. 职业获得的城乡分割。在同一地域范围内， 在农业与非农劳动力之间观察白领职业分布差异（如表4）。

可以发现，无论在省外、县外省内还是在本地， 农业与非农劳动力在白领职业获得上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浙江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如果农业省外劳动力在选择白领职业上获得与非农省外劳动力同样的机会， 则有 2.8% 的农业省外劳动力将从蓝领职业转向白领职业； 反之则有 15.9% 的非农省外劳动力从白领职业转向蓝领职业， 所以两者的职业隔离程度是 9.4%。农业县外省内与非农县外省内劳动力， 农业本地与非农本地劳动力的职业隔离程度分别是 12.3% 与 12.8%。

2. 职业获得的地域分割。在同一户口类型内， 在省外、县外省内、本地劳动力之间观察白领职业分布差异（见表5）。

可以发现，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户口， 不同地域劳动力在获得白领职业上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存在地域分割。农业省外与农业县外省内劳动力， 农业县外省内与农业本地劳动力的职业隔离程度分别是 4.2% 与 0.8%； 非农省外与非农县外省内劳动力， 非农县外省内与非农本地劳动力的职业隔离程度分别是 11.2% 与 8.1%。省外与县外省内劳动力之间的职业隔离程度要大于县外省内与本地劳动力之间的职业隔离程度， 所以地域分割主要表现在省外与省内劳动力之间。

3. 职业获得的“分割梯度效应”。

以非农本地劳动力为基组（见表6）， 其他五类劳动力受到的职业隔离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 农业省外（21.2%）、非农省外（16.7%）、农业县外省内（15.4%）、农业本地（12.8%）、非农县外省内劳动力（8.1%）。若以农业本地劳动力为基组， 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非农本地（12.8%）、非农县外省内（8.7%）、农业省外（4.3%）、非农省外（0.5%）、农业县外省内（0.8%）。

由于农业本地与农业县外省内、 非农省外劳动力的职业隔离程度分别只有 0.8% 与 0.5%， 而这三类劳动力与非农本地劳动力又有相近的职业隔离程度（12.8%、15.4%、16.7%）， 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受到的职业隔离影响相同； 另外由于非农县外省内与非农本地劳动力的职业隔离程度仅为 8.1%， 这两类劳动力与农业本地劳动力的职业隔离程度分别为 8.7% 与 12.8%， 所以我们将非农县外省内与非农本地劳动力归为第二类； 而农业省外与非农本地、 农业本地劳动力的职

		表 4 按地域分的城乡分割					%
$\bar{P}_{us}$		$\bar{P}'_{us}$	L_1	$\bar{P}_{vt}$	$\bar{P}'_{vt}$	L_2	Q
省外							
		农业			非农业		
白领	1.5	4.3	2.8	25.6	9.7	-15.9	9.4
蓝领	98.5	95.7		74.4	90.3		
县外省内							
		农业			非农业		
白领	7.5	15.8	8.3	38.7	22.4	-16.3	12.3
蓝领	92.5	84.2		61.3	77.6		
本地							
		农业			非农业		
白领	8.1	15.8	7.7	43.8	25.9	-17.9	12.8
蓝领	91.9	84.2		56.2	74.1		

表 5 按农业非农业分的地域分割							%
	$\bar{P}_{us}$	$\bar{P}'_{us}$	L_1	$\bar{P}_{vt}$	$\bar{P}'_{vt}$	L_2	Q
农业							
		省外			县外省内		
白领	1.5	5.0	3.5	7.5	2.7	-4.8	4.2
蓝领	98.5	95.0		92.5	97.3		
		县外省内			本地		
白领	7.5	8.8	1.3	8.1	7.9	-0.2	0.8
蓝领	92.5	91.2		91.9	92.1		
非农业							
		省外			县外省内		
白领	25.6	37.2	11.6	38.7	27.9	-10.8	11.2
蓝领	74.4	62.8		61.3	72.1		
		县外省内			本地		
白领	38.7	47.3	8.6	43.8	36.3	-7.5	8.1
蓝领	61.3	52.7		56.2	63.7		

业隔离程度分别是 21.2% 与 4.3%，所以将其归为第三类。

综上，本文证明了浙江劳动力市场上白领职业获得存在城乡分割与地域分割，城乡分割表现在农业与非农户口劳动力之间，而地域分割主要表现在省外与省内劳动力之间；并且这种职业隔离具有“分割梯度效应”，即农业省外劳动力要跨越城乡分割与地域分割，在白领职业获得上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而非农省外，农业省内劳动力由于只跨越一道门槛而处于次弱势地位；非农省内劳动力在白领职业获得上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四、主要发现与结论

我们运用浙江省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对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隔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从样本数据描述还是最终的回归结果上看，六类劳动力在白领职业获得上的确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不能将这种差异完全归为户籍因素所导致，但这种差异如此巨大，户籍因素一定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从职业隔离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浙江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与地域分割，并且职业隔离具有“分割梯度效应”。

最后，无论何种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都证明了“同工不同酬”与职业选择的结构性差异主要源于劳动力禀赋差异与户籍等制度因素。所以政府首先需要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如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等；其次，针对目前存在的“技工荒”，政府应加强对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指导，利用多种手段鼓励企业进行技能培训；第三，政府应大力发展各种职业介绍机构，拓宽劳动力市场信息渠道；最后，政府应努力消除种种源于户籍制度的就业歧视政策，从而加快浙江乃至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Wang Feng et al.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ocialism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2, (2).

[2] 郭丛斌. 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4, (4).

[3] Zhigang LU, Shunfeng Song.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Wage Determination: the Case of Tianj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6

[4] 严善平. 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7, (6).

[5] 严善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论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J]. 管理世界, 2006, (8).

[6] 张展新. 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2).

[7] Meng Xin, Junsen Zhang.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8] 姚先国, 赖普清. 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 [J]. 经济研究, 2004, (7).

[9] 杨云彦, 陈金永. 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竞争——结合武汉的实证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5).

[10] Yaohui Zhao. Earnings Differentials Between State and Non State Enterprises in Urban China [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2, (1).

[11] Xiaoyuan Dong, Paul Bowles. Segment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Emerging Industrial Labor Market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2] 陈弋等. 中国企业的工资差异和所有制结构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5, (6).

[13] 王美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5).

[责任编辑 崔凤垣]